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 
第九十五回 林愛儂未改女兒腔 華瘋兒不脫儂夫氣

卻說夢庵正叫花農去喊機器匠，卻被祝春止住了，說這會子忙些什麼，明兒不做人了？夢庵那裡肯聽，恨不得立時把電話都安裝了起來。及至機器匠來了，說在一個府裡，或是左右鄰舍裝裝，倒還使得，若要通出街去，必須沿路上立起電桿子來，每一枝桿子至少也須二三十塊錢，每一里須得九桿，要看了路線才好預算。夢庵才覺得有些困難，把一個肚子高興，打入水缸裡去了。正納悶著，忽見林冠如來了，夢庵便去和他搭訕。冠如見過眾人之後，因不見他兄弟，便問寶珠，寶珠笑道：「他總脫不了女孩子氣，這會子多分混在園子裡呢。」夢庵因道：「愛姐改了男裝之後，我倒不曾見過。今兒是寶叔叔生日，該去請他出來，應酬應酬我們這些男客才是。」說著，便向秦珍去纏，定要教他拿丈人的牌子去喚他出來。秦珍笑道：「這孩子有些脾氣，我去喊他，未必肯來，還是寶兄弟去騙他出來的簡捷。」夢庵便央著寶珠進去，寶珠笑道：「我進去了，什麼時候出來可說不定，不要回來怪我失陪了呢。」夢庵道：「只要愛姐兒同著出來，任你什麼時候。」寶珠方才答應，走出西花廳卷簾下面，便向西走去。夢庵道：「怎麼走這兒去？自己家裡的路，也會走錯了？不知心裡想著些什麼，便攪昏了。」寶珠不理，逕自走去。

秦珍卻向華夢庵道：「這西花廳的隔壁，便是園子裡沿池子的走廊，此刻在月香亭新開了一重門過去，便是得月樓台前面的靠壁亭子。不知當時怎麼不曾見到這一晌，兜著遠路走，直至前個月，寶兄弟偶然走到得月樓台的樓上望望，看見這邊月香亭的葫蘆頂兒，正和那壁的亭子是背貼背的，才想法子出來開通的。這麼一來，便當得多了。要請客看戲，在這裡散了席，便好從亭子上過去看戲，省得兜一個大圈子呢。」夢庵因道：「這倒巧極的了，可惜裡面都是女客，咱們這些臭男子，容不得去窺探一探。不然，打這亭子上過去，見識見識那個春聲館的戲台呢。」秦珍道：「這邊想來沒得女客，試教勸藥去看看瞧。」

勸藥正待走時，卻見寶珠已和愛儂將著手從迴廊上走來。夢庵一時倒認不清了，只道是個賽兒，直至愛儂走到面前向他叫聲「老伯」，方才狂笑起來道：「這不是愛姐兒嗎？我還當是賽兒呢。」愛儂聽了這話，便羞的要逃回去。寶珠因道：「你們大家聽著，愛哥兒和我說好了來的，要是有人叫他姐兒，他回去和我算帳呢！」夢庵忙道：「打嘴，打嘴，打我的嘴！明明是個哥兒，我什麼叫起姐兒來了。好愛哥兒，請你饒恕了我，我和你哥哥是好朋友，什麼事都看在你哥哥份上，要是我再把你冤做姐兒時，你掌我的嘴。」又道：「你今兒既然是個哥兒了，咱們不妨親親密密的握握手，談談心呢。」說著，便伸手過來，愛儂忙縮了手，避向寶珠背後道：「寶叔叔快放了我，華瘋爺又瘋了，我實在有些怕他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怕，有我在呢。」因向夢庵笑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窘他，他和你才是初次見面，怎麼好這樣的玩笑。」夢庵道：「誰講來呢，那一回在蓬仙家裡看戲，我早認得愛姐兒。」說著，忙道：「該打，該打！怎麼又喚錯了。」冠如見他兄弟窘得要哭出來了，因便走來，將著愛儂的手笑道：「你越是怕難為情，這位瘋爺越有了興子，你不要理他，隨我來吧。」說著，便扯著他向西花廳進來。石時等便都站起，和他問好，桑春並向懷裡掏出副眼鏡來，架在鼻上，仰著臉兒遠遠地看他。愛儂越加不好意思，只低著頭，以手弄襟，侷促到無可奈何。秦珍看的可憐，因向寶珠道：「還是帶他進去吧，蹴蹴RR的，倒弄得大家沒了手勢。」冠如卻向愛儂耳畔低低的說了幾句，愛儂不禁噴聲的笑了出來，因向華夢庵看了一眼道：「華老伯，你容我在這邊坐一會兒吧，不呵，我便只好告個罪兒，失陪了諸位並咱們家爺。」夢庵做個鬼臉道：「好嗎，不說自己做女兒腔，倒說我瘋呢，好愛哥兒，當初你扮了女孩子，混在一般姊妹妹妹裡面，我不敢和你攀小朋友，如今是一樣的男子漢了，就該學你華老伯一樣大踏步的。說得笑得，什麼扭扭捏捏，仍和女兒家一樣。」說著，做出一種扭扭捏捏的丑相，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愛儂也不禁笑得倒在寶珠懷裡。

停了一會，勸藥來說，太太吩咐，請爺們到園子裡看戲去。夢庵早就跳起來道：「好極了，我正盼著呢。」又道：「我們去看了戲，可不是累了太太們沒得看呢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女眷們都在樓上看，咱們在樓下，妨礙不著的。」說著，已聽一片鑼鼓聲鬧起頭場。愛儂便等不及，扯了寶珠先走，卻好金有聲也來了，一千人便同向西面迴廊上走去。

到月香亭上，看是新辟了一重落地鏡屏做的長方門，開進門去，卻是一個小亭角兒。對面便是洗翠亭的正面，遠遠望見綠雲深處。向左首游廊走去，便是得月樓台的前面；進內看是一所五開間的鴛鴦廳。轉入屏風後背，便是朝南的五間後軒，兩旁接著兩帶廂樓。天井裡蓋著一座四面風窗的氣樓，對面便是一座戲台，離地有三四尺高，竟和戲館裡形式一般。仰望兩廂樓，都掛了極細的湘妃竹簾，隱約見簾子裡面，都是些花團錦簇的人。戲台上，鑼鼓打的正是熱鬧，一陣緊似一陣，把耳朵也聒淫了。

華夢庵正在昂頭四望，卻見寶珠已在前面一排大菜台上，向自己招手兒，便走近前去。見這檯子，竟有三丈多長。向著戲台，擺下一排靠椅，約有二十多把。金有聲等早已坐下，因便不問大小，揀個空位兒坐下，左首便是蓬仙、祝春，右首卻是寶珠、愛儂。小廝們送上茶來，夢庵捧來便喝。祝春笑道：「仔細燙了嘴，再把茶碗打碎！」夢庵置之不理，兩隻眼只向戲台上望著，看那些打鑼鼓的女孩子，都不過十五六歲光景，因問寶珠道：「這裡面可有香玉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他哪裡肯打鑼鼓！今兒教他起流沙記裡西施，他還不願意呢。」夢庵道：「西施還不願起，起什麼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他因為愛那新編的一出『黛玉葬花』，要起黛玉，所以不肯再扮西施。」夢庵道：「別人扮了，可不要唐突西施呢？」

正說著，台上已扮大飄海上場，行頭換得嶄新，手裡拿著燈彩也是新紮的。蓬仙早便贊好。寶珠因道：「管班這回到蘇州去，又到上海轉了轉，辦了許多的好行頭來，還有十來扇畫得很好的背景，所以今兒的戲，不請客點，只揀配得上行頭背景的做。」祝春等都說很好。這時大飄海已經下場，台上遮了一重大紅綢幕，及至開出幕來，滿台上換了一種景象，打鑼鼓的人都不見了，變做了一座洗翠亭的模樣，兩面接著幾曲紅橋，遍地都是些荷花、荷葉，遠遠的襯著些綠楊、樓閣，儼然是吟秋樹一帶的景色，大家早就拍手稱妙。寶珠因說：「這是拿著洗翠亭的照片，去照樣畫的。那些荷花是紙紮的，裡面還好點電燈呢。石橋是用跳板搭起來的。」正說著，已聽手鑼響處，從石橋上走出一個古裝便服的小生來，後面跟著兩個俊俏小廝。大家只道扮的寶珠和花儂、勸藥，及至開出口來，才知道是賞荷花的昆劇，因都笑道：「極熱的戲，卻被這麼一扮，倒弄的幾乎看不懂了。」祝春道：「扮戲正要這樣扮法才合情理。尋常班子裡做蔡伯喈穿了一身朝服，在自己花園裡彈琴，簡直有些不通。我早說過，六月裡天氣熱得要人打扇，何不去換了便衣呢？」說得蓬仙、夢庵都笑了起來。桑春道：「便是琴學二童，不打花臉，也很合著身份。」大家都說不錯。聽那唱的曲子，已是「懶畫眉」的一折，只唱了第一句後，便把笛子停了，真個彈了一套「高山流水」。彈完了，卻歎了一聲，方才接唱，只覺指下餘音的幾句。華夢庵不禁贊歎不迭說：「這樣的賞荷，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」因問寶珠道：「這唱小生的是誰？彈的琴似乎很不錯呢。」愛儂不禁嗤的笑了。寶珠道：「這是小春兒扮的，他並不曾彈琴，原不過裝裝手勢的。那個琴聲卻是賽兒在樓上彈的，並且還有三弦和著，所以聽得這般清楚。若單是琴聲，那裡台下聽得出呢？」夢庵連連贊歎。蓬仙道：「小春兒的手勢，也裝得不錯，他右手近著山嶽，做著勾、挑、剔、抹的形勢，左手把禁指翹起了，一上一下，也都按著徵位，不是亂來的呢。」金有聲點點頭道：「你没看見京班裡做的『空城計』，拿兩手去左右亂按，還把一個頭依著胡琴去亂顛，台下的人一疊聲叫起好來，你想可不嘔死了人。」秦珍笑道：「看那種戲的人，也只配聽那一種的琴。若是真的彈起琴來，豈不是做了對牛彈琴呢。」

說著，見伶兒已扮了牛夫人出來，環L、嫋嫋、風鬟、霧鬢也是家常的古裝服式，越顯得風雅宜人。小春兒又彈起「風入鬆」的一套琴來，大家留心聽去，果然這琴聲是從左邊廂樓上下來的，一切猱、吟、綽、注，都是三弦上頭出的工夫，只有散弦、撞、撮的地方，琴聲卻蓋過了三弦。原來彈三弦的不是別個，卻是藕香身邊的大丫頭銀雁。先頭彈「高山」、「流水」兩套的，乃是小鶻，因藕香說他彈得不好，這會子才換了銀雁。彈完了這段，只聽樓下早有一人直脖子喊「好」，夾著一片笑聲，卻是大家都笑夢庵，說他魯莽。麗雲因道：「好好的戲，夾著個華瘋兒在那處胡鬧，誰還聽得出一句兒來？」賽兒道：「這便該派銀雁兒的不是。」

他的弦子，處處都要蓋過了我的琴，彈得和瞎子先生一般『叮嚀嚀』的怪響，自然惹得一班瞎子叫好的叫起好來了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起來。倒是冷素馨聽了這話，倒覺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因念華夢庵乃是蘧仙的朋友，夢庵鬧了笑話，惹著蘧仙也失了光彩，因悄悄地央著浣花，要他著人去和寶珠說，轉告蘧仙，教華夢庵不要胡鬧。浣花卻只不肯，說：「太太正愛的熱鬧，麗妹妹和賽姐兒是說著玩的，他們越鬧的厲害，太太越高興呢。」正是：

不礙哄堂發狂嘯，但教合座盡開顏。